資治通鑑/卷1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四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四十六 梁紀二

► 卷一百四十七

起旃蒙作噩，盡強圉大淵獻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46卷

【梁紀二】 起旃蒙作噩，盡強圉大淵獻，凡三年。

高祖武皇帝二天監四年（乙酉，公元五零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卯朔，詔曰：「二漢登賢，莫非經術，服膺雅道，名立行成。魏、晉浮蕩，儒教淪歇，風節罔樹，抑此之由。可置《五經》博士各一人，廣開館宇，招內後進。」於是以賀瑒及平原明山賓、吳興沈峻、建平嚴植之補博士，各主一館，館有數百生，給其餼廩，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，期年之間，懷經負笈者雲會。瑒，循之玄孫也。又選學生，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，命胤選門徒中經明行修者，具以名聞。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。

初，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，為南譙太守，與叔業有隙，單騎奔魏。魏以道遷為驍騎將軍，從王肅鎮壽陽，使道遷守合肥。肅卒，道遷棄戍來奔，從梁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；以道遷為長史，領漢中太守。黑卒，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為刺史，未至，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降魏。

先是，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奔，朝延以為征虜將軍、假武都王，助戍漢中，有部曲六百餘人，道遷憚之。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。道遷遂殺使者，發兵擊靈珍父子、斬之，並使者首送於魏。白馬戍主君天寶聞之，引兵擊道遷，敗其將龐樹，遂圍南鄭。道遷求救於氐王楊紹先、楊集起、楊集義，皆不應，集義弟集郎獨引兵救道遷，擊天寶，殺之。魏以道遷為平南將軍、豫州刺史、豐縣侯。又以尚書刑巒為鎮西將軍、都督征梁、漢諸軍事，將兵赴之。道遷受平南，辭豫州，且求公爵，魏主不許。

辛亥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

乙丑，魏以驃騎大將軍高陽王雍為司空，加尚書令廣陽王嘉儀同三司。

二月，丙子，魏以宕昌世子梁彌博為宕昌王。

上謀伐魏，壬午，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衛兵塞洛口。

壬辰，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，長史李叟討平之。

魏邢巒至漢中，擊諸城戍，所向摧破。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，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。魏以巒為梁、秦二州刺史。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，郡民嚴玄思聚眾自稱巴州刺史，附於魏，攻景民，斬之。楊集起、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，閏月，帥群氐叛魏，斷漢中糧道，巒屢遣軍擊破之。

夏，四月，丁巳，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為河、涼二州刺史、宕昌王。

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杭，魯方達戍南安，任僧褒等戍石同，以拒魏。刑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，所至皆捷，遂入劍閣。陵等退保梓潼，足又進擊破之。梁州十四郡地，東西七百里，南北千里，皆入於魏。

初，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，詔征為右衛將軍，以西昌侯淵藻代之。淵藻，懿之子也。夏侯道遷之叛也，尹天寶馳使報元起。及魏寇晉壽，王景胤等並遣告急，眾勸元起急救之，元起曰：「朝廷萬里，軍不猝至，若寇賊侵淫，方須撲討，董督之任，非我而誰，何事匆匆救之！」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，救漢中，而晉壽已陷。

蕭淵藻將至，元起營還裝，糧儲器械，取之無遺。淵藻入城，恨之；又救其良馬，元起曰：「年少郎子，何用馬為！」淵藻恚，因醉，殺之，元起麾下圍城，哭，且問故，淵藻曰：「天子有詔。」眾乃散。遂誣以反，上疑焉。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，上曰：「果如我所量也！」使讓淵藻曰：「元起為汝報仇，汝為仇報仇，忠孝之道如何！」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；贈元起征西將軍，謚曰忠侯。

李延壽論曰：元起勤乃胥附，功惟闢土，勞之不圖，禍機先陷。冠軍之貶，於罰已輕。梁之政刑，於斯為失。私戚之端，自斯而啟。年之不永，不亦宜乎！

益州民焦僧護聚眾數萬作亂，蕭淵藻年未弱冠，集僚佐議自擊之；或陳不可，淵藻大怒，斬於階側。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。賊弓亂射，矢下如雨，從者舉楯御矢，淵藻命去之。由是人心大安，擊僧護等，皆平之。

六月，庚戌，初立孔子廟。

豫州刺史王超宗將兵圍魏小峴。丁卯，魏揚州刺史薛真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擊之，超宗兵大敗。

冠軍將軍王景胤、李畎、輔國將軍魯方達等與魏王足戰，屢敗。秋，七月，足進逼涪城。

八月，壬寅，魏中山王英寇雍州。

庚戌，秦、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、盧祖遷戰，敗，方達等十五將皆死。壬子，王景胤等又與祖遷城，敗，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死。

楊公則至洛口，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，斬之。甲寅，將軍姜慶真與魏戰於羊石，不利，公則退屯馬頭。

雍州蠻沔東太守田青喜叛降魏。

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之西序，魏主以示侍中崔光。光上表，以為：「此《莊子》所謂『氣蒸成菌』者也。柔脆之物，生於墟落穢溫之地，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；今忽有之，厥狀扶疏，誠足異也。夫野木生朝，野鳥入廟，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，故太戊、中宗懼災

修德，殷道以昌，所謂『家利而怪先，國興而妖豫』者也。今西南二方，兵革未息，郊甸之內，大旱逾時，民勞物悴，菲此之甚，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。伏願陛下側躬聳意，惟新聖道，節夜飲之樂，養方富之年，則魏祚可以永隆，皇壽等於山嶽矣。」於是魏主好宴樂，故光言及之。

九月，己巳，楊公則等與魏揚州刺史元嵩戰，公則敗績。

冬，十月，丙午，上大舉伐魏，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，尚書右僕射柳惔為副，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谷以助軍。宏軍於洛口。

楊集起、集義立楊紹先為帝，自皆稱王。十一月，戊辰朔，魏遣光祿大夫楊椿將兵討之。

魏王足圍涪城，蜀人震恐，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，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。刑巒表於魏主，請乘勝取蜀，以為：「建康、成都，相去萬里，陸行既絕，惟資水路。水軍西上，非同年不達，益州外無軍援，一可圖也。頃經劉季連反，鄧元起攻圍，資儲空竭，吏民無復固守之志，二可圖也。蕭淵藻裙屐少年，未洽治務，宿昔名將，多見囚戮，今之所任，皆左右少年，三可圖也。蜀之所恃，唯在劍閣，今既克南安，已奪其險，據彼竟內，三分已一；自南安向涪，方軌無礙，前軍累敗，後眾喪魄，四可圖也。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，必無處理，若克涪城，淵藻安青城中坐而受困，必將望風逃去；若其出鬥，庸、蜀士卒駑怯，弓矢寡弱，五可圖也。臣內省文吏，不習軍旅，賴將士竭力，頻有薄捷。既克重阻，民心懷服，瞻望涪、益，旦夕可屠。正以兵少糧匱，未宜前出，今若不取，後圖便難。況益州殷實。戶口十萬，比壽春、義陽，其利三倍。朝廷若欲進取，時不可失；若欲保境寧民，則臣居此無事，乞歸侍養。」魏主詔以「平蜀之舉，當更聽後敕。寇難未夷，何得以養親為辭！」巒又表稱：「昔鄧艾、鐘會帥十八萬眾，傾中國資儲，僅能平蜀，所以然者，斗實力也。況臣才非古人，何宜以二萬之眾而希平蜀！所以敢者，正以據得要險，士民慕義。此往則易，彼來則難，任力而行，理有可克。今王足已逼涪城，脫得涪，則益州乃成擒之物，但得之有早晚耳。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，朝廷豈可不守！又，劍閣天險，得而棄之，良可惜矣！臣誠知戰伐危事，未易可為。自軍度劍閣以來，鬢髮中白，日夜戰懼，何可為心！所以勉強者，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，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。且臣之意算，正欲先取部城，以漸而進。若得涪城，則中分益州之地，斷水陸之沖。彼外無援軍，孤城自守，何能復持久哉！臣今欲使軍軍相次，聲勢連接，先為萬全之計，然後圖功；得之則大利，不得則自全。又，巴西、南鄭，相距千四百里，去州迢遰，恆多擾動。昔在南之日，以其統綰勢難，曾立巴州，鎮靜夷、獠，梁州藉利，

因而表罷。彼土民望，嚴、蒲、何、楊，非唯一族，雖率居山谷，而豪右甚多，文學風流，亦為不少，但以去州既遠，不獲仕進。至於州綱，無由廁跡，是以郁怏，多生異圖。比道遷建義之始，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，克城以來，仍使行事。巴西廣袤千里，戶餘四萬，若於彼立州，鎮攝華、獠，則大貼民情，從墊江已還，不勞征伐，自為國有。」魏主不從。

先是，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。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，未至，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為益州刺史。王足聞之，不悅，輒引兵還，遂不能定蜀。久之，足自魏來奔。刑巒在梁州，接豪右以禮，撫小民以惠，州人悅之。巒之克巴西也，使軍主李仲遷守之。仲遷溺於酒色，費散兵儲，公事諮承，無能見者。巒忿之切齒，仲遷懼，謀叛，城人斬其首，以城來降。

十二月，庚申，魏遣驃騎大將軍源懷討武興氐，刑巒等並受節度。

司徒、尚書令謝朏以母憂去職。

是歲，大穰，米斛三十錢。

高祖武皇帝二天監五年（丙戌，公元五零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卯朔，魏於後生子昌，大赦。

楊集義圍魏關城，刑巒使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，集義逆戰，豎眼擊破之。乘勝逐北，壬申，克武興，執楊紹先，送洛陽。楊集起、楊集義亡走。遂滅其國，以為武興鎮，又改為東益州。

乙亥，以前司徒謝朏為中書監、司徒。

冀州刺史桓和擊魏南青州，不克。

魏秦州屠各王濛智聚眾二千，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為主，改元建明，置百官，攻逼州郡。涇州民陳瞻亦聚眾稱王，改元聖明。

己卯，楊集起兄弟相帥降魏。

甲申，封皇子綱為晉安王。

二月，丙辰，魏主詔王公以上直言忠諫。治書侍御史陽固上表，以為：「當今之務，宜親宗室，勤庶政，貴農桑，賤工賈，絕談虛窮微之論，簡桑門無用之費，以救饑寒之苦。」時魏主委任高肇，疏薄宗室，好桑門之法，不親政事，故固言及之。

戊午，魏遣右衛將軍元麗都督諸軍討呂苟兒。麗，小新成之子也。

乙丑，徐州刺史歷陽昌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戰於梁城，義之敗績。

將軍蕭昺將兵擊魏徐州，圍淮陽。

三月，丙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己卯，魏荊州刺史趙怡、平南將軍奚康生救淮陽。

魏咸陽王禧之子翼，遇赦，求葬其父。屢泣請於魏主，魏主不許。癸未，翼與其弟昌、曄來奔。上以翼為咸陽王，翼以曄嫡母李妃之子也，請以爵讓之，上不許。

輔國將軍劉思效敗魏青州刺史元繫於膠水。

臨川王宏使記室吳興丘遲為書遺陳伯之曰：「尋君去就之際，非有它故，直以不能內審諸己，外受流言，沈迷猖蹶，以至於此。主上屈法申恩，吞舟是漏，將軍松柏不翦，親戚安居，高台未傾，愛妾尚在。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，燕巢于飛幕之上，不亦惑乎！想早勵良圖，自求多福。」庚寅，伯之自壽陽梁城擁眾八千來降，魏人殺其子虎牙。詔復以伯之為西豫州刺史；未之任，復以為通直散騎常侍。久之，卒於家。

初，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稱：「《周禮》，山林川澤有虞、衡之官，為之厲禁，蓋取之以時，不使戕賊而已，故雖置有司，實為民守之也。夫一家之長，必惠養子孫，天下之君，必惠養兆民，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醢醢，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。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，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。蓋天子富有四海，何患於貧！乞弛鹽禁，與民

共之。」錄尚書事勰、尚書邢巒奏，以為：「琛之所陳，坐談則理高，行之則事闕。竊惟古之善治民者，必污隆隨時，豐儉稱事，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。若任其自生，隨其飲啄，乃是芻狗萬物，何以君為！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，以寬田疇之賦；收關市之稅，以助什一之儲。取此與彼，皆非為身，所謂資天地之產，惠天地之民也。今鹽池之禁，為日已久，積而散之，以濟軍國，非專為供太官之膳羞，給後宮之服玩。既利不在己，則彼我一也。然自禁鹽以來，有司多慢，出納之間，或不如法。是使細民嗟怨，負販輕議，此乃用之者無方，非作之者有失也。一旦罷之，恐乖本旨。一行一改，法若弈棋，參論理要，宜如舊式。」魏主卒從琛議，夏，四月，乙未，罷鹽池禁。

庚戌，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、都督揚、徐二州諸軍事，帥眾十餘萬以拒梁軍，指授諸節度，所至以便宜從事。

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荊州，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，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。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，辛酉，茂戰敗，失亡二千餘人。大眼進攻河南城，茂逃還；大眼追至漢水，攻拔五城。

魏徵虜將軍宇文福寇司州，俘千餘口而去。

五月，辛未，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，拔宿預，執城主馬成龍。乙亥，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。

豫州刺史韋睿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峴，未拔。睿行圍柵，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，睿欲擊之，諸將皆曰：「向者輕來，未有戰備，徐還授甲，乃可進耳。」睿曰：「不然。魏城中二千餘人，足以固守，今無故出人於外，必其驍勇者也。苟能挫之，其城自拔。」眾猶遲疑，睿指其節曰：』朝廷授此，非以為飾，韋睿法不可犯也！」遂進擊之，士皆殊死戰，魏兵敗走，因急攻之，中宿而拔，遂至合肥。

先是，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，久未下，睿按山川，夜，帥眾堰肥水，頃之，堰成水通，舟艦繼至。魏築東、西小城夾合肥，睿先攻二城，魏將楊靈胤帥眾五萬奄至。眾懼不敵，請奏益兵，睿笑曰：「賊至城下，方求益兵，將何所及！且吾求益兵，彼亦益兵。兵貴用奇，豈在眾也！」遂擊靈胤，破之。睿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，魏攻拔之，城中千餘人皆沒。魏人乘勝至堤下，兵勢甚盛，諸將欲退還漅湖，或欲保三叉，睿怒曰：「寧有此邪！」命取傘扇麾幢，樹之堤下，示無動志。魏人來鑿堤，睿親與之爭，魏兵

卻，因築壘於堤以自固。睿起鬥艦，高與合肥城等，四面臨之，城中人皆哭，守將社元倫登城督戰，中弩死。辛巳，城潰，俘斬萬餘級，獲牛馬以萬數。

睿體素羸，未嘗跨馬，每戰，常乘板輿督厲將士，勇氣無敵；晝接賓旅，夜半起，算軍書，張燈達曙。撫扞其眾，常如不及，故投募之士爭歸之。所至頓捨，館宇籓牆，皆應準繩。

諸軍進至東陵，有詔班師。去魏城既近，諸將恐其追躡，睿悉遣輜重居前，身乘小輿殿後，魏人服睿威名，望之不敢逼，全軍而還。於是遷豫州治合肥。

壬午，魏遣尚書元遙南拒梁兵。

癸未，魏遣征西將軍於勁節度秦、隴諸軍。

丁亥，廬江太守聞喜裴邃克魏羊石城，庚寅，又克霍丘城。

六月，庚子，青、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。

乙巳，魏安西將軍元麗擊王濛智，破之，斬首六千級。

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，趣彭城，圍高塚戍，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，丁未，惠紹兵不利，黑戰死。

太子統生五歲，能遍誦《五經》；庚戌，始自禁中山居東宮。

丁巳，魏以度支尚書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。

魏驃騎大將軍馮翊惠公源懷卒。懷性寬簡，不喜煩碎，常曰：「為貴人當舉綱維，何必事事詳細！譬如為屋，但外望高顯，楹棟平正，基壁完牢，足矣；斧斤不平，斫削不密，非屋之病也。」

秋，七月，丙寅，桓和擊魏兗州，拔固城。

呂苟兒率眾十餘萬屯孤山，圍逼秦州，元麗進擊，大破之。行秦州事李韶掩擊孤山，獲其父母妻子，庚辰，苟兒帥其徒詣麗降。

兼太僕卿楊楕別討陳瞻，瞻據險拒守。諸將或請伏兵山蹊，斷其出入，待糧盡而攻之，或欲斬木焚山，然後進討。楕曰：「皆非計也。自官軍之至，所向輒克，賊所以深竄，正避死耳。今約勒諸軍，勿更侵掠，賊必謂我見險不前；待其無備，然後奮擊，可一舉平也。」乃止屯不進。賊果出抄掠，楕復以馬畜餌之，不加討逐。久之，陰簡精卒，銜枚夜襲之，斬瞻，傳首。秦、涇二州皆平。

戊子，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，伯敖兵敗，失亡五千餘人。

己丑，魏發定、冀、瀛、相、並、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。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，招納兗州之民，降者甚眾。是時，將軍蕭及屯固城，桓和屯孤山。魏邢巒遣統軍樊魯攻和，別將元恆攻及，統軍畢祖朽攻念。壬寅，魯大破和於孤山，恆拔固城，祖配擊念，走之。

己酉，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。詮，長樂之子也。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巒戰於睢口，懷恭敗績，巒進圍宿預。懷恭復於清南築城，巒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，九月，癸酉，拔之，斬懷恭，殺獲萬計。張惠紹棄宿預，蕭昺棄淮陽，遁還。

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，器械精新，軍容甚盛，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。軍次洛口，前軍克梁城，諸將欲乘勝深入，宏性懦怯，部分乖方。魏詔邢巒引兵渡淮，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。宏聞之，懼，召諸將議旋師。呂僧珍曰：「知難而退，不亦善乎！」宏曰：「我亦以為然。」柳惔曰：「自我大眾所臨，何城不服，何謂難乎！」裴邃曰：「是行也，固敵是求，何難之避！」馬仙琕曰：「王安得亡國之言！天子掃境內以屬王，有前死一尺，無卻生一寸！」昌義之怒，鬚髮盡磔，曰：「呂僧珍可斬也！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，望風遽退！何面目得見聖主乎！」朱僧勇、胡辛生拔劍而退，曰：「欲退自退，下官當前向取死。」議者罷出，僧珍謝諸將曰：「殿下昨來風動，意不在軍，深恐大致沮喪，故欲全師而返耳。」宏不敢遽違群議，停軍不前。魏人知其不武，遺以巾幗，且歌之曰：「不畏蕭娘與呂姥，但畏合肥有韋虎。」虎，謂韋睿也。僧珍歎曰：「使始興、吳平為帥而佐之，豈有為敵人所侮如是乎！」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，大眾停洛口，宏固執不聽，令軍中曰：「人馬有前行者斬！」於是將士人懷憤怒。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：「梁人自克梁城已後，久不進軍，其勢可見，必畏我也。王若進據洛水，

彼自奔敗。」英曰：「蕭臨川雖駿，其下有良將韋、裴之屬，未可輕也。宜且觀形勢，勿與交鋒。

張惠紹號令嚴明，所至獨克，軍於下邳，下邳人多欲降者，惠紹諭之曰：「我若得城，諸卿皆是國人，若不能克，徒使諸卿失鄉里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。今且安堵復業，勿妄自辛苦。」降人鹹悅。

己丑，夜，洛口暴風雨，軍中驚，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。將士求宏不得，皆散歸，棄甲投戈，填滿水陸，捐棄病者及羸老，死者近五萬人。宏乘小船濟江，夜至白石壘，叩城門求入。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：「百萬之師，一朝鳥散，國之存亡，未可知也。恐奸人乘間為變，城不可夜開。」宏無以對，乃縋食饋之。淵猷，淵藻之弟。時昌義之軍梁城，聞洛口敗，與張惠紹皆引兵退。

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，遂北至馬頭，攻拔之，城中糧儲，魏悉遷之歸北。議者鹹曰：「魏運米北歸，當不復南向。」上曰：「不然，此必欲進兵，為詐計耳。」乃命修鐘離城，敕昌義之為戰守之備。

冬，十月，英進圍鐘離，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。巒上表，以為：「南軍雖野戰非敵，而城守有餘，今盡銳攻鐘離，得之則所利無幾，不得則虧損甚大。且介在淮外，借使束手歸順，猶恐無糧難守，況殺士卒以攻之乎！又，征南士卒從戎二時，疲弊死傷，不問可知。雖有乘勝之資，懼無可用之力。若臣愚見，謂宜修復舊戍，撫循諸州，以俟後舉，江東之釁，不患其無。」詔曰：「濟淮掎角，事如前敕，何容猶爾盤桓，方有此請！可速進軍！」巒又表，以為：「今中山進軍鐘離，實所未解。若為得失之計，不顧萬全，直襲廣陵，出其不備，或未可知。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鐘離城者，臣未之前聞也。彼堅城自守。不與人戰，城塹水深，非可填塞，空坐至春，士卒自弊。若遣臣赴彼，從何致糧！夏來之兵，不繼冬服，脫遇冰雪，何方取濟！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，不受敗損空行之罪。鐘離天險，朝貴所具，若有內應，則所不知；如其無也，必無克狀。若信臣言，願賜臣停，若謂臣憚行求還，臣所領兵盡付中山，任其處分，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。臣屢更為將，頗知可否，臣既謂難，何容強遣！」乃召巒還，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鐘離。

侍中盧昶素惡巒，與侍中、領右衛將軍元暉共譖之，使御史中尉崔亮彈巒在漢中掠人為奴婢。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，暉言於魏主曰：「巒新有大功，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。」

魏主以為然，遂不問。

暉與盧昶皆有寵於魏主，而貪縱，時人謂之「餓虎將軍」、「饑鷹侍中」。暉尋遷吏部尚書，用官皆有定價，大郡二千匹，次郡、下郡遞減其半，餘官各有等差，選者謂之「市曹」。

丁酉，梁兵圍義陽者夜遁，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，破之。

柔然庫者可汗卒，子伏圖立，號佗汗可汗，改元始平。戊申，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。魏主不報其使，謂勿六跋曰：「蠕蠕遠祖社侖，乃魏之叛臣，往者包容，暫聽通使。今蠕蠕衰微，不及疇昔，大魏之德，方隆周、漢，正以江南未平，少寬北略，通和之事，未容相許。若修籓禮，款誠昭著者，當不爾孤也。」

魏京兆王愉、廣平王懷國臣多驕縱，公行屬請，魏主詔中尉崔亮究治之，坐死者三十餘人，其不死者悉除名為民。惟廣平右常侍楊昱、文學崔楷以忠諫獲免。昱，椿之子也。

十一月，乙丑，大赦。詔右衛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鐘離。上敕景宗頓道人洲，俟眾軍齊集俱進。景宗固啟求先據邵陽洲尾，上不許。景宗欲專其功，違詔而進，值暴風猝起，頗有溺者，復還守先頓。上聞之，曰：「景宗不進，蓋天意也。若孤軍獨往，城不時立，必致狼狽。今破賊必矣。」初，漢歸義侯勢之末，群獠始出，北自漢中，南至邛、笮，佈滿山谷。勢既亡。蜀民多東徙，山谷空地皆為獠所據。其近郡縣與華民雜居者，頗輸租賦，遠在深山者，郡縣不能制。梁、益二州歲伐獠以自潤，公私利之。及邢巒為梁州，獠近者皆安堵樂業，遠者不敢為寇。巒既罷去，魏以羊祉為梁州刺史，傅豎眼為益州刺史。祉性酷虐，不得物情。獠王趙清荊引梁兵入州境為寇，祉遣兵擊破之。豎眼施恩布信，大得獠和。

十二月，癸卯，都亭靖侯謝朏卒。

魏人議樂，久不決。

高祖武皇帝二天監六年（丁亥，公元五零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公孫崇請委衛軍將軍、尚書右僕射高肇監其事；魏主知肇不學，詔太常卿劉

芳佐之。

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鐘離。鐘離城北阻淮水，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，樹柵數百步，跨淮通道。英據南岸攻城，大眼據北岸立城，以通糧運。城中眾才三千人，昌義之督帥將士，隨方抗禦。魏人以車載土填塹，使其眾負土隨之，嚴騎蹙其後。人有未及回者，因以土迮之。俄而塹滿，沖車所撞，城土輒頹，義之用泥補之，沖車雖入而不能壞。魏人晝夜苦攻，分番相代，墜而復升，莫有退者。一日戰數十合，前後殺傷萬計，魏人死者與城平。

二月，魏主召英使還，英表稱：「臣志殄逋寇，而月初已來，霖雨不止，若三月晴霽，城必可克，願少賜寬假。」魏主復賜詔曰：「彼土蒸濕，無宜久淹。勢雖必取，乃將軍之深計，兵久力殆，亦朝廷之所憂也。」英猶表稱必克，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。紹見鐘離城堅，勸英引還，英不從。

上命豫州刺史韋睿將兵救鐘離，受曹景宗節度。睿自合肥取直道，由陰陵大澤行，值澗谷，輒飛橋以濟師。人畏魏兵盛，多勸睿緩行。睿曰：「鐘離今鑿穴而處，負戶而汲，車馳卒奔，猶恐其後，而況緩乎！魏人已墮吾腹中，卿曹勿憂也。」旬日至邵陽。上豫敕曹景宗曰：「韋睿，卿之鄉望，宜善敬之！」景宗見睿，禮甚謹。上聞之，曰：「二將和，師必濟矣。」

景宗與睿進頓邵陽洲，睿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，樹鹿角，截洲為城，去魏城百餘步。南梁太守馮道根，能走馬步地，計馬足以賦功，比曉而營立。魏中山王英大驚，以杖擊地曰：「是何神也！」景宗等器甲精新，軍容甚盛，魏人望之奪氣。景宗慮城中危懼，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，繼敕入城，城中始知有外援，勇氣百倍。

楊大眼勇冠軍中，將萬餘騎來戰，所向皆靡。睿結車為陳，大眼聚騎圍之，睿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，洞甲穿中，殺傷甚眾。矢貫大眼右臂，大眼退走。明旦，英自帥眾來戰，睿乘素木輿，執白角如意以麾軍。一日數合，英乃退。魏師復夜來攻城，飛矢雨集。睿子黯請下城以避箭，睿不許。軍中驚，睿於城上厲聲呵之，乃定。牧人過淮北伐芻稿者，皆為楊大眼所略，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，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，大眼來攻，景宗擊卻之。壘成，使別將趙草守之，有抄掠者，皆為草所獲，是後始得縱芻牧。

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，使與魏橋等，為火攻之計。令景宗與睿各攻一橋：睿攻其南，景

宗攻其北。三月，淮水瀑漲六七尺。睿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遂、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鬥艦競發，擊魏洲上軍盡殪。別以小船載草，灌之以膏，從而焚其橋。風怒火盛，煙塵晦冥，敢死之士，拔柵斫橋，水又漂疾，倏忽之間，橋柵俱盡。道根等皆身自搏戰，軍人奮勇，呼聲動天地，無不一當百，魏軍大潰。英見橋絕，脫身棄城走，大眼亦燒營去，諸壘相次土崩，悉棄其器甲爭投水，死者十餘萬，斬首亦如之。睿遣報昌義之，義之悲喜，不暇答語，但叫曰：「更生！更生！」諸軍逐北至濊水上，英單騎入梁城，緣淮百餘里，屍相枕藉，生擒五萬人，收其資糧、器械山積，牛馬驢騾不可勝計。

義之德景宗及睿，請二人共會，設錢二十萬，官賭之。景宗擲得雉；睿徐擲得盧，遽取一子反之，曰：「異事！」遂作塞。景宗與群帥爭先告捷，睿獨居後，世尤以此賢之。詔增景宗、睿爵邑，義之等受賞各有差。

夏，四月，己酉，以江州刺史王茂為尚書右僕射，安成王秀為江州刺史。秀將發，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，秀曰：「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乎！」乃以堅者給參佐，下者載齋物。既而遭風，齋舫遂破。

丁巳，以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建安王偉為揚州刺史，右光祿大夫沈約為尚書左僕射，左僕射王瑩為中軍將軍。

六月，丙午，馮翊等七郡叛，降魏。

秋，七月，丁亥，以尚書右僕射王茂為中軍將軍。

八月，戊子，大赦。

魏有司奏：「中山王英經算失圖，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，皆處以極法。」己亥，詔英、寶寅免死，除名為民，楊大眼徙營州為兵。以中護軍李崇為征南將軍、揚州刺史。崇多事產業。征南長史狄道辛琛屢諫不從，遂相糾舉。詔並不問。崇因置酒謂琛曰：「長史後必為刺史，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。」琛曰：「若萬一叨忝，得一方正長史，朝夕聞過，是所願也。」崇有慚色。

九月，己亥，魏以司空高陽王雍為太尉，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司空。甲子，魏開斜谷舊道。

冬，十月，壬寅，以五兵尚書徐勉為吏部尚書。勉精力過人，雖文案填積，坐客充滿，應對如流，手不停筆。又該綜百氏，皆為避諱。嘗與門人夜集，客虞訾求詹事五官，勉正色曰：「今夕止可談風月，不可及公事。」時人鹹服其無私。

閏月，乙丑，以臨川王宏為司徒、行太子太傅，尚書左僕射沈約為尚書令、行太子少傅，吏部尚書昂昂為右僕射。

丁卯，魏皇后于氏殂。是時高貴嬪有寵而妒，高肇勢傾中外，後暴疾而殂，人皆歸咎高氏。宮禁事秘，莫能詳也。

甲申，以光祿大夫夏侯詳為尚書左僕射。

乙酉，魏葬順皇后於永泰陵。

十二月，丙辰，豐城景公夏侯詳卒。

乙丑，魏淮陽鎮都軍主常邕和以城來降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